

## 报考施蛰存的研究生

周圣伟

我是因报考研究生才结识施蛰存先生的。那时，我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大三，知道我们系里有这么一位德高望重、学问渊博的老先生。听说他要招研究生，我跃跃欲试。

我托了系里的孙琴安老师作引荐。那天，施先生要到文史楼三楼上课，我俩就守在那个教室门前的楼梯口等候。见面时，先生很直接：“你要考我的研究生？那你用文言文写篇文章给我看看。今天是礼拜五，下礼拜一下午一点，你把文章送到我家来。”告诉我他家地址后，先生就转身进教室了。

我有点蒙，本想咨询几个问题，没想到见面就这么结束了。可能先生即刻要上课，没时间跟我多谈。我也有点晕，倒不是怕用文言文写作，这我还不太行；而是写什么内容，这我心里一点没谱。周六下午，同学们都回家了，校园很安静，我买了两包烟，带了一茶瓶热水，独自呆坐在教室里苦苦思考。想来想去，决定就写点我的经历和想法，题目即为《求学书奉呈施蛰存先生》。周六晚上，我用骈散相间的文体，写了近两页纸；周日又花了两个小时再三修改，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敢马虎；并毕恭毕敬地誊抄好。另外，我还挑了几首下乡时学着写作的旧体诗词，用白纸叠好格子工整誊录，一并附呈先生审阅。

到了愚园路先生家，我呈上文章及诗词习作。先生让我等在二楼那个著名的亭子里，他则沿着狭窄而陡峭的楼梯“笃笃笃”走上三楼书房去批阅我的“作业”。后来我才知道，先生当时的所谓书房，

其实只有5平方米大小，非常局促狭隘，正中靠北墙摆张一米见长的小书桌，左右两侧的南墙边叠放着几只老式书箱，就几乎没有立锥之地了。有天晚上我上楼去，先生正坐在写字台前看书，我想观察他看书时的模样，就没惊动他（先生耳背，晚上在书房，有时不开助听器，所以不知道我上楼），悄悄地站在他身后，两个脚后跟就得悬空在楼梯口。空间真的非常窄小。言归正传。那天我就干等着，等了约40来分钟，先生下来了，先递还我的诗词习作，微笑着说：“我批过了。未全脱稚气。”然后又说：“信我留着，因为你是写给我的。”

坐定后，看我有点拘谨，先生把桌上一个香烟罐推近我面前：“抽吧，我知道你抽烟。”两人就一起抽烟了。我神经立刻松弛，脑筋也灵活起来。于是，我不再拘束。先生问什么，我就答什么，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就不说，绝不懂装懂。他不停地问，我不停地答，从屈原聊到蒲松龄，从近两天聊到近六点。我看天色向晚，起身告辞。先生执意让我吃了晚饭再走。师母也进来留饭，说都弄好了，家常便饭，随便吃一点。

我只能遵命。晚饭后，又继续聊了一会儿。临别，我问先生，我想临时抱佛脚，您看我需要补看哪些书？先生莞尔：“考我的研究生全凭底子，你现在再去去看是没用的。你有

时间，就去看看《李太白全集》吧。”

后来三场考试，《李太白全集》压根没派上用场。第一场考文言基础，一是标点5篇古文，二是5道古代汉语的知识题。5篇古文都是唐宋散文里的短篇，难度不是很大，但时间约束紧迫，我先用铅笔点，再用钢笔描，结果耗费不少时间，以致最后两道知识题来不及做完。知识题考5个虚字，要求列举它们各自的不同用途，举例语句并注明其文献出处，这题颇有难度。第二场考专业基础，50个名词解释任选40个，2.5分一题，每道题的解释限20字，超过即无分，内容除文史哲外，还涉及天文、地理、音乐、佛教等，确实在考平时的积累。第三场考专业，要求各以800字，分别述评先秦到唐末的诗歌、散文、小说发展。诚如先生所言，这考试你没法准备。这份考卷的内容、形式与要求，在后来数年被传为研究生考试的奇观美谈。

考试成绩出来，我长吐一口气。系里管教务的徐静华老师告诉我，考得不错，三门专业课平均分87.7分，专业总分位列第二。那届研究生，施先生只招五人，却有77人报考，据说其中有好几十位是大学老师或中学老师，所以我颇为看重这份成绩，直到现在还珍藏着这张成绩单。

成绩出来后的某个周二，先生把我叫到他家，跟

这部小说集里，还真有一篇就叫《故事的结束》，不但故事动人，结构新奇，尤其是故事之外的故事，更是充满悬疑，不可思议。当时董鼎山作此篇，并没有想清楚故事该如何结束，想写出一个“惊天的结尾”。故事写的是圣诞节舞会的事

情，女主角的情人特意赶来参加女友的舞会，董鼎

山的惊天结尾是飞机失事了，那位倒霉的情人死了。董鼎山这部小说及赶在圣诞节发表了。真的是，那年圣诞节的当夜，竟也发生了飞机失事，和小说里的结束一模一样。

《最后的罗曼史》短篇爱情小说集出版于2001年，但一半的篇目是在1947年以《幻想的地土》出版过，是作者董鼎山去美国之前的作品结集，那时他的署名是“令狐聿”。另一半篇目多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用作书名的《最后的罗曼史》

## 董鼎山《最后的罗曼史》

茶本

重新萌生出爱情的感受，属于自传体小说，董鼎山说此篇“故事虽是虚构，却是我真正的感情”。此书的编者，也是作者的老友沈寂说，这是董鼎山“爱情故事的最后结束”。

初夏，我突发奇想，欲乘风雨飘摇之际，去领略一下盛荷的奇妙景致。闷热的午后，仿若上苍助我，天幕下飘洒起闪亮的雨丝，我迎着忽大忽小、时断时续的夏雨，心潮难平地赶赴拙政园赏荷。

掀开雨帘，我漫步入园，放眼望去，亭榭假山、花草树木，经雨冲洗，清新亮丽。尤为吸引我眼球的，是那亭亭玉立怒放的粉红色荷花，在雨水的浸淫下，娇滴滴、羞答答的，袅娜多姿，风情万种。正出神间，树梢上传来的几声清脆的鸟鸣，刺破了园内的寂静。

此时的拙政园空无一人，显得很清幽宁谧，整个园子里迷蒙着薄纱般的水雾，轻灵地悬浮在空中，若即若离。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

珠落玉盘。”碧幽的荷池里，孤瘦伶仃的荷梗擎起荷盘屹立于微风薄雨中，细小的雨点拍打在荷盘上，霎时分裂成若干个细小的水珠，疾速朝荷盘的底部聚拢。那一颗颗纯净的水珠，晶莹透亮，闪耀着斑斓，生机四射。

彼时，不知从何处飞来一羽硕大而调皮的金黄色蜻蜓，轻灵栖息于荷边，荷盘微微一颤，水珠便碎银般滑出荷盘，滚落进荷池，悄然漾开了一圈圈涟漪。“夏雨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蜻蜓落了片刻，或觉无趣，飞走了。起飞时让人难以觉察的轻微震荡，抖落了一片花瓣，那花瓣不偏不倚从夹缝中飘落进荷池，犹如宽衣解带后的杨贵妃在香汤沐浴，颇具

风情。

雨，一个劲地地下着，且越下越大了，荷池内的水逐渐上涨，有的荷叶已不再依托荷梗的支撑，慢慢浮于水面，改变了之前的形状，原聚于盘中的雨水便如珠玉般倾泻滚落进荷池，哗啦作响，铿然坠玉。目睹此景，我心生怜惜，移步池边，轻俯身子，用鼻子去嗅荷香，仿若在鉴赏一件珍贵的艺术品，虽经大半天雨水的冲刷，荷花仍弥散出一股淡淡的馥郁，沁人心脾。

“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我撑着雨伞，气定神闲地冒雨绕行。

此时，初夏雨雾中的莲显得更加静谧、雅致，我踩着轻柔的

## 初夏赏荷

褚福海

步调，和着波光水韵，默默享受那份独特的心情，心莲相融，无限欢喜。我一边赞叹莲的绝美，一边感叹着莲的品质。莲，根植于淤泥，却摒弃一切俗念，一尘不染，冰清玉洁。她从两千年前走来，始终有诗样的清静之心，与世无争，温婉可人，通身变宝，默默奉献着自己，让世人警醒与赞叹！

现实中的我，何不做一朵风尘中最美的莲花，不被名利蛊惑，不让自己庸俗，纯洁透明，秉持原有品性。

心装美好，静吐芬芳。

我说，“周圣伟，你好好像我读几年书。”我说，嗯。暗自庆幸被先生录取了。哪知风云突变。周四上午我去见先生，他说：“你让了吧，有人比你更需要这个录取名额。你毕业留校，或者到古籍出版社去，我已经都打好招呼了。”虽然当时毕业留校算是上好的出路，但我还是深深遗憾失之交臂、未能入列先生门下。1980年初，我刚留校工作，先生即向系里要求：“让周圣伟做我助手，我来带他。”而且为我设定了读书计划，为从学校图书馆调《明清笔记大观》到系资料室，关心着我的看书进度。我明白，这是先生给予我的弥补与安慰，我感激永远。



## 游春

陆继椿

浅草春色柳芽风，  
玉兰笔绘杏花红。  
燕子斜穿细雨雨，  
黄莺婉啭叠绿丛。  
长空放眼思飘渺，  
幽径漫步悦葱茏。  
俯仰吟哦意气发，  
春景处处诗画通。



## 使君子

（中国画）万芾

步调，和着波光水韵，默默享受那份独特的心情，心莲相融，无限欢喜。我一边赞叹莲的绝美，一边感叹着莲的品质。莲，根植于淤泥，却摒弃一切俗念，一尘不染，冰清玉洁。她从两千年前走来，始终有诗样的清静之心，与世无争，温婉可人，通身变宝，默默奉献着自己，让世人警醒与赞叹！

现实中的我，何不做一朵风尘中最美的莲花，不被名利蛊惑，不让自己庸俗，纯洁透明，秉持原有品性。

心装美好，静吐芬芳。

## 十日谈

初夏故事

责编：吴南瑶

在一部电影里，男主角伪造了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以此应付望子成龙的父母。据说这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不可思议之处在于接下来的情节：那个年轻人不光虚构和杜撰了一个学校的名称，而且他受到一些小伙伴的鼓励和帮助，成功“仿建”了一个学校。

用最近几年流行的说法，自己把自己吹的牛给实现了。

我想到另外一个故事，关于海明威：“许多畅销书都是由出版者行使了特殊的广告宣传手段才成名的，即使是海明威的作品也不例外。”

这段关于书评的轶事，是我有一天在楼梯间抽烟的时候听到的。对方是一位饱读诗书的中年人，经常和我一起出演双男主的《志明与春娇》——我经常在楼梯间抽烟的时候听他讲故事。海明威我是熟悉的，但这个故事我没有做过功课。网上查了一下，出处是董鼎山先生写于一九八五年的随笔。董先生文章里大量的直接引用，让我有些犹豫——但我可以用本土版本把这个故事复述。

密歇纳是美国当代最畅销流行的小说家之一。他在文学界声誉虽不及海明威，他的通俗小说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或许就是前些年的某些畅销年轻作家。《生活画报》是当时的大型文艺媒体，影响广泛。可能类似咱们这边的主流文化周刊。一九五二年夏，《生活画报》驻东京办事处派人来到朝鲜前线，找到了密歇纳，对他说：“我们有一个很冒险的计划，我们准备用整个一期的版面登一篇文章。这计划之所以冒险是因为这篇长文乃是小说。”

“作者是谁？”

“欧尼斯特·海明威……这个新试验担着极大风险，《生活》不能失策。”

“有了海明威，你们怎么会输？”密歇纳说。

事实上那一阵子，书评家把海明威的《过河入林》批评得体无完肤——我能想到的是，在完成了《兄弟》之后的余华先生的处境。

“你尊重余华吗？”如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的答案一定跟密歇纳谈论海明威一样：“他是我的崇拜偶像。”

“我们想请你为余华先生的新作写一篇评论，如果你有兴趣看一看余华老师的新作品——也就是我们要发表的那一部。”

“然后呢？”  
“写一篇书评。”我当然愿意。于是，我很快得到并看完了余华先生的新作，并再一次沉溺其中。我饱含深情为余华老师的新作写了溢美之词，就像密歇纳的口述：“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能够如此颂扬名家，机会实在难得。我必得公开表示《老人与海》是一件杰作。何必那么谨慎小心？”

“海明威知道这个措施吗？”

“如果他知道必会深感受辱。他只能看到广告时才会发现。请严守秘密，这是纽约地区以外的唯一副本。”

不管怎样，《生活》最后用了密歇纳的评论，付了他稿费。可他被蒙在鼓里的是，当那个来自东京的代理人把那“纽约地区以外的唯一副本”交给他的时候，《生活》也另以六月份校样在欧美各地向评论家分发，每个都是“万分秘密与独一无二”。

一九五二年九月第一个星期那册登载了海明威中篇小说的《生活》出刊了。在这个极为聪明的宣传方法下，那期杂志竟销了五百三十一万八千六百五十份，海明威的单行本也立即升为畅销书，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故事到这里结束了。有人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营销活动，我却觉得这个故事更是对“吹牛”这个行为的升华。而如今媒体、书商和书评家还是在“吹牛”，独缺缺的大概就是一本《老人与海》了吧。

多年前我开始跟随周建国先生学习篆刻，老师不嫌我愚笨，从基础的双钩印蜕、水印上石开始教起。等我学会临印后，就要求替换原印中的字进行模仿创作。此时一本印谱已经不敷使用，需要篆刻字典以备翻查。

然而当年，书肆里篆刻文献的品种、数量、质量都不能与今日同日而语；旧书网上可资参考的名家印谱、篆刻字典、理论著作作价高昂，我囊中羞涩又讲价不成，每每感叹：“但愿得者如吾辈，虽非我有亦可喜”。

2010年，正值王福庵先生诞辰130周年，周老师和高申杰师兄编集的《福庵印谱》出版。我如获至宝，钩摹临刻，忙得不亦乐乎。

为了选字仿作时检索方便，我给全书作了单字索引。也似乎从这年起，篆刻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且印制水平越来越高。2019年，江琨先生编辑出版了《麋研斋印存全集》，可谓一部王福庵先生篆刻作品集。见到《全集》的一刻，我便萌生了编辑王福庵先生篆刻用字索引的想法。

幸运的是，江琨先生慨允以其家藏王福庵先生篆刻原拓印谱作为编辑索引的原始数据。我再用上海图书馆所藏《福庵印稿（七十八册）》比较、补充。此事得到平湖玺印博物馆杨广泰先生的大力支持，遂使我有信心将“索引”升格为“字汇”。

杨先生与我们商定：第一，本书使用的印蜕来自流传有序的原钤印谱，以避免真伪的争议。我们自知不可能穷尽王福庵所有原钤印谱，故书名不敢用“字典”二字，用“字汇”以名副其实。第二，本书以汉语拼音为正文字头排序，一改以往同类书籍数笔画、查部首的编排，为当代篆刻爱好者使用提供方便。字头也尽量用《现代汉语词典》中规范字的繁体。

正应了“无知者无畏”的话，刚开始给《福庵印稿》作释文的时候，未曾预料到以汉语拼音为序处理印章单字时会遇到的种种困难。经过反复斟酌及诸多师友的帮助才勉力完成。

之后，我一边研究单字的古今之别，一边开始以拼音顺序排字头。本以为照着《现代汉语词典》顺序就行，但是多音字处理又摆在面前。所幸，除了极个别的常用字，在翻检时需要“多长个心眼”，这也是编写部首检字表和笔画检字表的原因。

从给第一个印蜕作释文到编制检字表，流光倏忽，已近三年。踵武前贤，道阻且长，唯有脚踏实地，行而不辍。如今在《王福庵篆刻字汇》付梓之际，竟是更加惶恐，唯恐有负师长、有负读者。

## 编《王福庵篆刻字汇》

刘萍